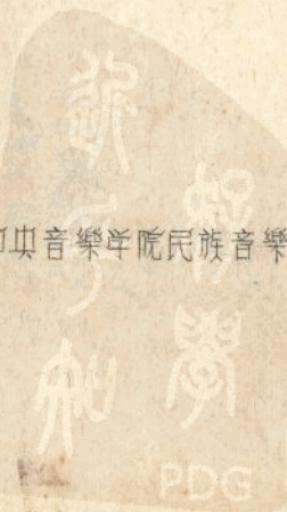


冼星海創作札記

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印



了，就同母親過着清淡的生活！足足過了一年慘淡生活才找到維持生活的一點微少的收入，那是在百代公司，和影片公司的音樂工作。我想創作較大的作品，但因環境和生活不許可，我轉到專寫救亡歌曲了。
我為什麼要寫救亡歌曲呢？當時一班頑固的音樂家們常常譏笑我，鄙視我，但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。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，把我的歌曲傳播給全中國和全人類，提醒他們去反封建，反侵略，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。我相信這些工作不會是沒有意義的，其次我便利用寫作影片音樂維持生活，我不能不寫。萬一停下了筆我的生活馬上成問題。我是不要緊，年老的母親是受不了的，為着給老人家安慰，我努力去寫歌曲，我大膽地利用民族形式和中國的作風，雖然在最初我寫『時勢英雄』中的『工人運動會歌』是不怎樣給社會了解，但我不斷地寫，沒有一天停下了我的筆！

我同時在1935年夏天就開始寫第一次嚮樂（『民族解放』*National Liberation*），1937夏才把簡單的總譜完成，便在1937年七月十二日離開了上海，全曲還沒有配器，直至1941年春在莫斯科才完成了總譜，為的我找不出時間，在1937—1940中間我不但創作，我還到國內宣傳工作，教授，組織，同時不斷地寫抗戰救亡的歌曲。（抗戰歌集OP.4）

在上海時大約寫了三百多首救亡歌曲，都是在短少時間寫出的第一首救亡歌曲，應該是『五卅十週年紀念歌』是在1935年寫的，那時第一次相識呂飄，他因忙不能寫，就把這首歌曲交我，我

在一小時內完成，就在晚上拿給施道（詞的作者原名孫師毅），因此又與他認識。救亡歌曲當中「流民三千萬」也是比較寫得早，這曲的歌詞作者塞克會找過許多作曲者去譜，沒有滿意，遇到了我把他譜好了，他便快慰，因此就唱出去了。但我自己還不十分滿意這歌曲。

其中最流行的是「救國軍歌」（塞克作詞）我是在五六分鐘內寫成的，現在全國都唱，尤其在醞釀着抗戰空氣的時光唱出。「槍口對外」一致抗日為農民守土抗戰，我寫了「拉犁歌」（吳永剛作詞）在影片「壯志凌雲」裡出現，用沈鬱的歌聲，反映農民被壓迫的情緒。……歌聲是帶着有前途的，「向着光明，努力，忍耐去奮鬥的。」

為着反封建我寫了「夜半歌聲」主題歌（田漢作詞）。連同「黃河之戀」、「熱血」三首在影片「夜半歌聲」演出，不久全國都唱着「黃河之戀」是反帝的，「熱血」是反法西斯的，尤其對意大利侵略亞比亞利亞、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的1936年。

寫了無數工人的歌，「頂硬上」是一首唯一的紀念母親的歌。詞由她口述的，這歌曲在音樂會表演了許多次，羣衆非常歡迎。

「搬夫曲」是借滑稽片，王先生到農村去，來發揮工人起來抗戰的，在上海帝國主義勢力之下祇有利用滑稽片才不被人注意。現在全國到處都歡迎這首曲。張曙親自唱「搬夫曲」是紀念他的聲音和他的為人的一首作品，祇有他在當時才能把工人的歌聲唱出來。許多作曲家譏笑我作這歌曲，但我得更用心寫，可惜搬夫曲連總譜都掉了，交了一份給左明，這位先生是不愛惜音樂的，當我在延安時遇到他，正

想在他那裡取回修改，他說失去了。從此我就更小心我的筆跡和底稿，可幸是我家裡還存在一張唱片！

「跑關東」是一首描寫叫化子討飯的故事。（塞克作詞）用數來寶形式來寫，敲着兩面牛骨去崩翻，是當時最新的形式，演唱的李君又是東北人，更能把東北的情緒唱出，這是東北流民的呼聲，東北失陷流民的痛苦，和他們的生活反映在這曲裡。

「苦命人」（塞克詞）也是用東北民謡寫，敘述故事，反映流亡的苦悶。

「山茶花」（安娥作詞）是女聲獨唱曲，敘述一個女工的故事，這是上海女工的寫影，女工參加救亡運動的真實故事。（樂譜在上海）

「婆民歌」是描寫廣州的疍民，是一首抒情曲，女聲獨唱 鋼琴和管絃樂伴奏，作風是在中國從來沒有聽過的，作曲家亞沙摩羅夫說「這是我的作風」，他很愛這曲，伴奏是水聲、風聲，令人呼吸到廣州、珠江的氣息。可惜在唱片裏李靄蓮還沒有把表情唱出。

爲着上海發動抵制日貨，我寫了一首「勸用國貨歌」給上海總商會，他們廣泛地唱出了。

「青年進行曲」是影片的插曲，是反漢奸的片子，現在這曲影響全國青年，延安開會時，多唱此曲，詞是由漢寫的。

婦女救亡歌曲我也寫了許多，如：

「婦女進行曲」，「女工救國歌」和一些獨唱。

兒童歌曲也不少，「農民曲」是我 和曲歌詣新安旅行團唱的。

‘小孤女’電影片曲子。

‘誰來跟我玩’（塞克詞），也是以新形式出現，內容也是新的，還有廣東民歌給兒童唱的有‘月光光’、‘雞公仔’、‘茫茫西伯利亞’，‘莫提起’是我寫給上海中國舞台的，他們用在‘復活’裡當作插曲，但這兩首歌曲的含意是指東北的，當時演出，租界巡捕不許台上的唱者唱出曲裡的歌詞；可以想見當時的壓迫情形，但羣衆被這兩首歌曲感動，而台下叫起來（這是指在南京演出情形，我沒有參加，他們回來告訴我的）

‘船娘曲’（田漢詞）寫成了沒有發表，是寫南京玄武湖船娘的生活的，歌詞寫得很美麗！

在上海我寫了一些抒情曲如：

‘老馬’（臧克家作詞）用和聲的形式寫的，是給唱家盛家倫作紀念。

‘山中’、‘杜鵑’在上海修改過完成的，我把‘山中’送給郎靜山，‘杜鵑’送給盛建頤（詞作者是徐志摩），‘斷章’是卞之琳作詞的，也是用多音韻度含有民族形式的作風，寫成贈送盛建頤。

‘催眠曲’詞由民歌三千首選出，給母親作紀念的。母親常常唱第一二兩句，‘楊樹葉兒嘩啦啦！……提起這首歌，令我想起母親的慈愛來，每次我都含着眼淚。

‘大雷雨’全部的歌曲是我寫的，譜還在上海，‘太平天國’插曲兩首，‘燒炭歌’、‘打江山’我認為是不很成功的，詞本身就有毛病！

在上海時的創作如此。是初期中的創作，我仍然是要努力去找中國的和聲、形式、作風。人們對我表示歡迎和誇獎，但我內心却是痛苦，我真的，沒有寫我應寫的東西，我應該怎樣更努力，但反對我的嫉忌我的也不少！我在作曲方面是還沒有得到真的成功是我時常忘記不了：

有一句話我是永遠記在心頭的，他說：

『別因為現在的成功，而不再求進步』。』

許多失敗的作曲家，大都因為自滿。

作曲的路程是遠大無涯，我得忍耐專心去學習和努力。

3. 入（抗戰歌集 0·2·4）

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廿日起我離開上海，跑遍江蘇，浙江，河南，湖北，陝西各地作宣傳抗戰的工作，我一方面寫作，一方面教人唱歌，又一方面組織他們，在漢口（湖北）停留了一年，寫了不下有一百多首歌曲，大部份的歌曲都是反映抗戰，鼓動羣衆的歌曲，我的作風漸漸走向更大衆化，更民族化和藝術化了。在漢口一年間曾舉行過許多歌詠音樂會，露天歌詠音樂會，星海個人作品歌詠大會，歌詠遊行，火炬歌詠遊行，組織了一百以上的歌詠團體，我並且是第一個發起組織全國歌詠協會，雖然當時日帝國主義是繼續猛攻武漢，轟炸和威脅武漢。

以下幾首歌因為有歷史意義，因此把他記下

- 1.'祖國的孩子們'是我爲武昌學生救亡運動團體寫的，我在漢口精武體育會住，1937年十二月廿四日起稿，現在這歌已通行全國，1940年八月我在西安辦事處住的時候，有一天早晨，還聽見路上的大兵唱着。晚上又聽聞小孩子們唱着。
- 2.'做棉衣'在漢口寫的(1938年)爲發動全國後方民衆接濟前方士兵棉衣起見，桂濤聲從山西前線回來給我這首歌詞，我在很短的時間把他寫成，這個歌，後來知道各地方都唱，而士兵們有時在路上排着隊唱。
- 3.'在太行山上'一九三八年在武昌蠻華林政治部第三廳裏寫的，詞由桂濤聲作的，寫成後在漢口抗戰紀念宣傳週歌詠大會由張曙，林路，趙培海等唱出，聽衆並且大聲喝采，要再唱，此後又普遍了全國，現在太行山上的游擊隊以他爲隊歌，老百姓，小孩子都會唱，到處聽到'敵人從那裏進攻，我們就要他在那裡滅亡'的句子：山西影片公司，採用了這首歌曲做主題歌。
- 4.'游擊軍'是在漢口曾昭正家裡用五分鐘才不到寫成的，作詞者先珂是武漢大學學生，從山西打游擊回來，洽巧在曾家裡，我馬上爲他寫成，晚上他乘車再去前線。
- 5.'起重匠'是1938年我隨上海戲劇宣傳第二隊到大冶礦區，石炭窯等地寫的，我親自下了掘礦的最底層，並親自觀察礦工的生活，並在工人口中記錄了許多歌曲。……因此寫成這曲，1939年在延安把這曲填上合唱和伴奏，在第一次音樂會演出工人們都喜

- 形於色，有許多工人都跑來我面前，要我多寫這樣的曲爲他們唱。
6. "華北農民歌" 在漢口寫的，學生頗愛唱。
7. "新中國" 是第一首歌曲與作詞者光未然合作，這是兩部合唱的歌曲，學生非常喜歡唱，我也是最初的民族化藝術化的作風的嘗試。
8. "保衛大武漢" 是在漢危急時所寫的，詞作者是光未然，這曲唱遍了武漢三鎮。
9. "勝利的開始" 是紀念台兒莊勝利的歌曲，詞作者是田漢，我祇用了二小時來寫，在舉行慶祝台兒莊勝利的音樂會，聽衆非常歡迎，並要求再唱一次，這歌曲的形式，是我第一次嘗試。有朗誦，獨唱，合唱，等形式，帶着宣傳的性質，老百姓不論是工農或知識分子，聽來都懂。
10. "最後的勝利" 是田漢的劇本，他要我爲他寫主題歌，我用比較穩當的作風替他寫，當這劇在漢口演出時，我會發動全漢口的歌詠隊去唱這曲。
11. "雪恥復仇歌" 是我替第三廳政治部寫的，田漢作詞。
12. "空軍歌" 共寫三首，爲全國空軍徵求空軍歌而作，據說他們評定這三首，兩首爲第一名，一首爲第二名，因我離漢負笈延安，此後這三曲就究竟落在何人之手不得而知！
13. "戰士哀歌" 安娥詞，這歌是爲中國抗戰犧牲的戰士而寫的，曾在音樂會，和漢口盛大的追悼會唱過。
14. "錢亦石先生追悼歌" 是紀念錢先生而作的，詞由施誼寫，我在漢

口昭正父親旅館，施誼住的房間，在晚上二時後寫成，早上韻玲來拿，後來便在總商會錢先生追悼歌唱出，聽說到會的人都聽了感動，我親自領了海星歌詠隊去唱。

/5.「我們的隊伍往前走」是爲華北歌詠隊而作的。

其他如各地的軍歌、團體歌、工農歌，我寫了不知多少，都是寫成後他們就拿走，在前線後方唱着，我可以說沒有一天是停着我的筆的。在工作上我得了一些安慰，我還爲了金山導演的「最後一滴血」寫「江南三月」施誼詞，因金山和國民政府的中央影片廠長鄭用之有了不知什麼的衝突，這部片子拍了一半就停下來；但這首歌我就贈給了韻玲作爲東湖之遊的紀念。

臨到漢口快要撤退的時候田漢安娥叫我爲他們寫「決死隊」歌詞未寫成而去了陝北。

/6.「鬪爭就有勝利」三首：

1. 血債 2. 偷襲 3. 遺囑 是由胡風介紹鹿地垣交來我寫來的，本來是大合唱，因其他幾首都很難譜，我就譜了三首。除「血債」由張曙在音樂會唱出外，我從沒有發表過這些作品，因此我想把其他的完成來贈給鹿地垣。但其他的歌詞在 1938 年十一月（十九日）延安第一次被轟炸，我在延安城裏的招待室遺失了，此後祇剩了這三首，這首作品或歸入第 / / 作品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抵延安後寫了無數小曲，大半爲團體，機關，

游擊隊的歌曲，但創作大合唱和新歌劇是中國音樂界的創舉。

我一共寫了四個大合唱，兩個歌劇，其他的歌曲，民謡小調無數，總計寫了大概有五六百首的曲。

"Прозвождено" Кантата (С. Саракинъ комп.)

六

'生產大合唱' Contata (塞克作詞)

這個作品是我在延安(一九三九年三月)第一次嘗試民族形式，進步技巧的作風。

(五三)

第一次演出是魯藝週年紀念音樂會，第二次是延安青年節的野火晚會，羣衆很歡迎，獲得相當成果。

本來是用活報形式寫，加上化裝的演出，在'生產大合唱的座談會記錄'裏可以證明化裝的演出，還沒有比純粹唱的表演好，原因是延安舞台條件的不夠。演員技巧等等有問題，但這作品自演出後已深深印入每個人的腦中，指示了中國新音樂的方向和作風，尤其博得一般青年音樂工作者的愛好。

在我認為是還沒有發展了我最高度的技巧和創作的水準，這不過是在很短少時間寫成的，還待後來修理，但作品本身是在抗戰期中，提倡生產抗戰的，在政治上對抗戰有重大的意義，尤其對於全國的後方，堅持抗戰到底，我們必定要努力生產。

原作是有三場，後來(1940)春，塞克又交了"秋收"一

段合唱給我，我又把他合起來共三場。

第一場的“春耕”是，舊作“拉犁歌”的調，因我和塞克都喜歡這個曲，就把他放在第一場。據延安座談會的評議，說到“拉犁歌”的插入，有點不調和，因他的內容是沉悶的，沒有牲口的苦況，而又是在戰前的農民情緒，抗戰爆發後，農民雖苦，但不致如此，農民因為抗戰，而感到比較愉快，感到快要解放了。理想與中國快突現了。因此情緒是兩樣的。

爲保持這大合唱的歷史意義，我姑且把三場都保存起來，將來演出，聽從導演們的決議刪除或保留。

第一場：

“春耕”

開幕時遠山微曉。一盞曉月，像春芽一般的嫩黃，靜穆的看顧着這春的山野。

山頂的斜坡上有兩個人影很吃力的一鋤一鋤的挖地。從四面八方的山溝裡，傳來春耕的歌聲，這歌聲繚繞在樹梢，在瀰漫着曉霧的山頂，一陣這一陣近。它像春一樣的飄忽，泛溢着無限的自由和愉快，但低沉與高昂的詞字，又顯示出一種異乎尋常豪邁及強大的力量，這種力量，就有如大地的主宰者張開他的巨口發出的喘息一樣。

第一遍歌唱完，曉月漸漸從樹梢沉落到山邊，天空現出乳色的微明，在山頂鋤地的兩個人影，笨重的架起一塊大石走下。

稍頃，一片燦爛的早霞從山頂漸漸展開，雲霞的縫隙里透出一縷縷的金光眩耀奪目；這時有四條牛一樣健壯的漢子拉着犁，一個五六十來歲的老農拉着犁把，在雄厚的歌聲中出現在舞台上。

(下面接「春耕」的歌詞)

第二場

『播種與參戰』

開場時在一個風和日暖的山坡上，老農及一壯丁在前面彎腰鋤地，另外有一個婦人，小女孩，跟着後面播種，他們一面工作，一面愉快地唱着歌，偶而有一兩聲鄉啼及烏鵲叫，顯得非常恬靜，安適。

時間陽曆三月初，陰曆二月中旬。

人物：老農（男低音）

壯丁（男中音）

婦女（女中音）

小男孩（男高音）

三小孩（打花鼓）女高音

第三場

『秋收』

是一個大合唱，分四部或五六部的合唱，是秋收愉快的情形。

第四場

『豐收』

景：黎明之前，山與樹林只輪廓的辨出一個輪廓，農村的外邊，有

一個草棚，裏面堆滿了秋收的各種穀物。草棚前面點着一個紙燈籠織衣的少女沉默的坐在燈旁，低首縫衣，這幅初秋的黎明景色，襯托着一個純樸的農村少女在這天顯得特別美麗可愛。不一會，一個村婦提盤上，（女中音）……

還有後來用三個小孩飾羊，三個女孩飾雞，二個男子飾牛（男低音）（男高音）（女高音）

合唱隊（數目不定）在幕後合唱，第一場演出的時候，「二月裡來」接受觀眾歡迎……歌唱完後……遠遠有鑼鼓聲，歌聲，越來越近，先是小孩停下手，聳起耳朵細聽，急忙跑到老農面前，告訴他說：『爺爺你聽！』說完她又跑到這處去張望，其他的人們現出歡欣的神情，稍頃，兩個小孩揹着鼓，一個小孩敲擊鼓，跳躍着唱歌上場，耕種的農人們先是拍手擊節，漸漸不自覺的合唱起來……這就是「酸棗刺」的調子。

……小孩們唱完，有的翻筋斗，有的舞蹈，最後是一個小孩兩手支在地上，另一小孩拿他的兩腿，像推小車一樣的姿式，略略的笑着，唱着，跑跳着走遠了，種田的人們笑眯眯的望着他們下去的方向。

……這場尤其小孩的舞蹈與唱歌，在延安多次演出都受觀眾的歡迎：

當時延安的樂器如下：

/笛子， 3提琴， 3胡琴， 2口琴， 2三絃

/中國大鼓， /小鼓， 3花鼓， /木魚，
/小鈸， /大鑼，

指揮一人（每次由我指揮）

提示二人

舞蹈指導一人

合唱和演員都是魯藝學生，韻玲懷中已有孕還參加演《少婦唱包米麵》。

練習時，曾有幾次遇到警報！寫這曲的時候魯藝還在北門口的舊址。

S. Opera "Марш Армии
Кароха" оп 6

軍民進行曲

是兩幕歌劇，第一次演出在延安陝公大禮堂一九三九年正月……

編 創：王震之

作 詞：天藍，安波，韓憲，王震之

作 曲：洗星海

集體創作：向隅，徐一新，安波，韓憲，天藍，王震之

導 演：張庚，向隅，王震之，洗星海，徐一新

執行導演：張庚

舞台裝置：錢徵之